





書列傳十二。魯板廓有大志，常起築室，門前所度數十步，或謂之曰：「何太過？」陳勝曰：「吾聞庸言，畫蛇而爲足者，反被斬。」

使客長戰，燭龍衆咸笑之。潘曰：「陳勝有言焉，蓋莊子知鴻鵠之志。」

江充武帝時人。
夫射落帝將人。
蘭道高祖時人。
之奇以辯口舌。
舟者之寶山文。
帝時人，以諂諛許。
宣帝時人。
人皆上書陳至。
者之敵物武帝。
時人，與指元。
帝時人，之文帝。
言湯夏生人。

陳勝項籍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後亦以事類相從。如江充息夫躬與崩通，同傳賈

山與路溫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班固

漢書三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陳勝字涉陽城人。

師古曰：地理志屬淮

志屬汝南郡

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師古

日：地理志屬淮

音工雅反

勝少時嘗與人傭耕。

師古曰：輟耕，謂受其

崔立而爲之耕

言賣功儻也。

輟耕之壟上。

師古曰：壟上謂田中之高處。

然甚久。

日：苟富貴無相忘。

問彼此皆不相忘也。

不相忘也。

傭者

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

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

知鴻鵠之志哉。

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

鵠黃

鵠也。

舉千里，鵠音胡督反。

秦二世元

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

師古曰：閭，里門也。發

人間左之人皆遣戍也。

右編成後發也。

發

有過及贊督

賈人後以章有

市籍者發又

後以大父母

有市籍者發

車日其半盡復

猶取其左發之

未及右而奏之

右曰固黑門之

若在里門之

石發之世留左

之釋應最得

之歸家之義類

於井錯故無所

取之

又並錯

所

解具在

食化是志

勝廣皆爲屯長

師古曰人所聚曰

行至蘄大澤

邑焉其長帥也

各勝廣乃謀曰

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反勝廣舉事

失期法斬

師古曰度謂

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

角反下皆類此

今或間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

死如淳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爲不知何坐

而死故天下冤

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百姓皆非他此

而死故勝廣舉事

勝廣之師古曰如或說皆非他此

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

角反下皆類此

今或間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

死如淳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爲不知何坐

而死故天下冤

行至蘄大澤

邑焉其長帥也

勝廣皆爲屯長

師古曰人所聚曰

行至蘄大澤

邑焉其長帥也

各勝廣乃謀曰

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反勝廣舉事

失期法斬

師古曰度謂

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

角反下皆類此

今或間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

死如淳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爲不知何坐

而死故天下冤

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百姓皆非他此

而死故勝廣舉事

勝廣之師古曰如或說皆非他此

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

角反下皆類此

今或間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

死如淳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爲不知何坐

而死故天下冤

劉恭亮按
說異祖主陳勝
卒為并日吳
度則行廣

樊廣起奪而殺尉師古曰廷拔也尉自拔出廣因奪取之勝佐之并殺兩
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
服虔曰藉猶倍也弟使也應劭曰藉妻士名籍也弟交
也言今失期當斬就使藉弟幸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
七也蘇林曰藉假弟且也晉灼曰郿食其傳弟言之外
則音如弟矣郿傳所云弟者皆謂袒耳義非旦也
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
師古曰言求之而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
得不必猶胄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爲壇衣當時取異於凡衆也
而盟祭以尉首師古曰以所殺尉之首祭神也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
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蕲下乃令符離人葛嬰

因秦記聞曰秦之破楚之王翦到蕲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之陳涉起於蕲大澤中同耕於上尔
反矣天道昭矣

利後接秦不豫
為郡可廢有子
手無行守字又
支司
利後無石頭陳
與誰陳門去誰
汝之

將兵徇蘄以東李奇曰徇畧也師之師古曰音俊峻反攻銤鄧苦柘蕪下
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
古曰守郡守也獨守丞與戰蕪門中晉灼曰守丞謂郡丞之
令縣令也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謂門上爲高樓
以望者耳樓一名蕪故謂美麗之樓爲蕪蕪亦呼爲
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爲樓以望敵也蕪巢聲
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書本蕪下有城字非也此自陳
城前已下矣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
豪桀會計事師古曰號令召呼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堅堅甲
立爲王號爲張樊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
也銳利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
古曰張是也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

廼以廣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梁陽令陳人武臣張耳
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
爲聚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聚音才喻反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
王師古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郡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
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師古曰即梁地非河東之魏也廣圍梁
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梁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傑與
計師古曰徵召也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鄭氏曰房君名賜晉灼曰張耳傳言柱國房君是也周文陳賢人也
嘗爲項燕軍視日文賴曰周文即周章也服虔曰視日時吉凶旁氣也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師古曰視日如說是也事春申君應劭曰楚相黃歇自言習兵勝與之將
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牛乘卒十萬至戰軍焉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

列傳曰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平百万之師至其下矣私言葬始皇之後未竟陳勝兵起之周文即周章也
許宜反解具在高紀

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悉發以擊楚軍大
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南四五十五里二月
餘章邯追敗之復走距池師古曰距音涸十餘日章邯擊大破
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周文至邯鄲自立爲趙主陳餘
爲大將軍張耳召驛爲左右丞相師古曰召讀曰邵勝怒捕繫
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杜預曰言爲辭生一秦師古曰言復與秦无異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
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師古曰徙居宮中示優禮也拘而不遣故謂之而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師古曰促取作陳急

急也
居力反

前漢傳

四

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兆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母西兵師古曰勿令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謂尊重也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主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張晏曰卒史也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禦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又安敢害將軍之家乎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

周市北至狄師古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爲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也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爲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勝乃立寧陵君爲魏王遣之國周市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服夏曰周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足以守滎陽師古曰遺留也悉精兵迎秦軍悉盡也今假王驕不知兵權日矯詐也託言受令也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廼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

魏豹傳

列後昌是時章
耶產采陽之縣
遣將領東海數
鄭是鄭字下乃
有鄭下軍耳

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藏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鄴。師古曰：說讀曰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鄧說臨淮縣也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人董繢、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音特起。張晏曰：凌泗水縣也。銍、符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繢音先列，反。取音趨，又音秋。慮音盧。將兵圍東海守於鄴。勝聞廼使武平君畔爲將軍。張晏曰：畔統屬於人。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

秦卒十月為正月

之九月。唐璜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二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唐璜說是也。章邯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在城父縣東。父音甫。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禍謚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應劭曰：涓人如謁者將軍姓曰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裴度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師古曰：涓，潔也。涓人主潔除之人。涓音觸。起新陽。師古曰：縣名也。屬汝南郡。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師古曰：秦嘉等聞勝軍敗，廻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師古曰：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音豫。

往也。方與縣名也。

前漢書

江家說左石校下
尉孚加續之東
集義東郎左石
校尉之

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

師古曰首事

謂最先起兵

田儋殺公

文

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微兵復聚

如淳曰微

要也微散卒復相聚斂也

師古曰微音工堯反

番陽縣也於

與番盜英布相遇

番盜音蒲

番字改作鄱

舊音文

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

穎頴水

日地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

名也

師古曰呼謂大廻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惟

山羽友

凡六月初爲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

師古曰辯數謂自分

別其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舊之事故舍而不縛也數音山兩反

不肯爲通勝出遮道

而呼涉

師古曰呼謂大廻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惟

喚也音火故反

舊音文

索隱曰服虔云楚人認涉爲夥大言驕專物考之舜之謂涉爲王當歟惟賾其物夥以驚而偉之故稱夥也文行在以沈之猶誤之謂故人呼爲涉之於俗云誤之深也

帳客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

應劭曰夥音禡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

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

沈音長含反

夥涉爲主由陳涉始客出

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委言輕威勝

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爲中正

胡武爲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

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

不以符治之自洽之

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

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爲勝置

守冢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廼絕

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

也莽敗廼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爲衍蓋失不刪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

韋昭曰臨淮縣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

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即今項城縣

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

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

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

竟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史司馬欣應劭曰項梁魯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

以故事皆已據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已止

也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

師古曰言皆不及也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

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音折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會稽守兼守也假守通張晏曰假守

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以此竒籍籍

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族誅之

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

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

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駿籍曰可行

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梁駿籍曰可行矣

師古曰聃動目也音辨動目而使之籍也今書本有作聃字者流俗所改耳籍遂拔劍擊斬

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

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他皆類此府中皆讐伏莫敢復起師古曰讐失氣也音反

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爲師古曰諭曉告之

存亡之義最末云以
楚師伐齊取穀
公師能左石也。白
塗左石郢進退

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非得精
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爲校尉候司馬師古曰分部有二
助也裨音類移而署置之
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其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
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師古曰裨
反他皆類此助也相副
廣陵師古曰召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廻渡江讀曰邵
矯陳王令拜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
擊秦梁廻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
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曹史也晉
曰今史丞史曰丞史居縣素信爲長者師古曰素立恩
師古曰晉說是也信號爲長者信號爲長者
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師古曰
適主也

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
人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言
與衆異也嬰母謂嬰曰
吾爲廻家婦聞先故未曾貴師古曰乃汝也今暴得大名不祥
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兆世所指名
也嬰廻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壯將家有功於
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師古曰言以不材之我
人爲將不可求勝也
倚名族亡秦必矣師古曰倚依
也音於綺反其衆從之廻以其兵屬
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
於淮地因以爲於淮地自此更有蒲將軍也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一人不當先言姓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
名後乃稱將軍也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
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
乃遣當陽布薄軍將卒三十六丁
當陽君布爲
楚將當軍督軍事
遣幕布陳勝作
大更為將軍將
人不以耳

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廼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師古曰：栗縣名。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阨之。師古曰：陷之。還報梁。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鄴。人范增晉灼曰：鄴音鄴絕。縣名也。地理志屬廬江縣。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見梁。梁曰：「陳勝敗固當。」師古曰：言其計畫是宜應敗也。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

杜詩十八卷，丁飄泊南庭，充祇應學。從南庭充為言，若南方之雨竹時，若江陵。南方之雨書云：「顧子雲與南歸，王與南歸，是詩人之子也。」王書云：顧子雲與南歸，王與南歸，是詩人之子也。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王書云：「顧子雲與南歸，王與南歸，是詩人之子也。」王書云：顧子雲與南歸，王與南歸，是詩人之子也。會武信懷王至則問武信，西至威陽，懷王悔，亡歸。不得度，夜投病卒于秦，故人懷之。雖三户亡秦必楚。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蘇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蠭，古蜂字也。蠭，起如蠭之起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父，音甫。於反台音怡。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齊王田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於臨濟此獨言臨菑，疑此誤也。田儋復自立爲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榮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立走趙。角弟間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

宋祁後序
之文在史記
作懷王語

市爲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廼發兵

梁曰：田假與國之王。

張晏曰：與黨與也。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

不殺角、閒以市於齊。

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榮猶不用命。梁急殺假等，未必多出兵，不如待以初，又可以資易他利以除己害。

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市，貨易也。晉灼曰：欲令楚殺田假，以爲己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言。故曰市也。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市者，以角、閒市取齊兵也。直言趙不殺角、閒，齊遂不肯發兵助楚。

梁使羽與沛公別

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師古曰：比音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必舉反。

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

師古曰：解在高紀。梁死沛公與

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名陵，晉灼曰：高陵，琅邪縣也。曰：公將見武臣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師古曰：銜枚，解在高紀。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歇，張良也。鉅鹿，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王翦孫涉，姓間名也。

章邯軍其南築

卷之二序文理

甬道而輸之粟

粟以饟王離涉間之軍

陳餘將卒數

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徵證也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師古曰說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

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其在諸軍之上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州安陽縣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

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蟲不可以破蟲音博蘇林張晏曰搏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

能破蟲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或

末能禽徒費力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師古曰謂擊鼓而行也如說近也

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師古曰鼓行無畏也故不如先鬪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

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

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齋身送之無鹽縣名也師古曰飲酒

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勑力而攻

秦父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孟康曰半升器

食蔬菜以菽雜半之師古曰墳說是也菽謂豆也

軍無見糧見在之糧廩飲酒

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

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

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屬委也

音之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

稷

之臣也

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師古曰即

就

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籍誅之諸

將

驩服師古曰鑿失氣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恬枝梧

柱

為枝邪柱為梧

皆是也

皆曰首立楚者

將軍家也

今將軍誅

亂

廻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師古曰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爲假也

使人

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

羽爲上將軍

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

遣當陽君浦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

餘復請兵

羽廻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師古曰湛讀

其船於水

中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師古曰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爲假也

於是

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

之殺蘇角文賴曰秦將

之殺

蘇角

最爲上也

言

兵冠諸侯

師古曰

虜王

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

楚兵

及楚擊秦

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

曰視讀曰示

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

之殺蘇角文賴曰秦將

之殺

蘇角

最爲上也

言

兵冠諸侯

師古曰

虜王

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

楚兵

及楚擊秦

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

劉玄

李

亡

下有亭亭

利劍曰將軍事
上為句接米也云
始為諸侯上將
軍歸虞皆屬
軍

出使人讓章邯

師古曰讓

章邯

恐

使長史放請事至咸

陽留司馬門

三日

師古曰凡言

司馬門者宮垣之內

兵

謂責也

也

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司馬主武事

事

二

皇作行

史記卷之三
大戰列傳第十三
防曰馬服子封指
方私趙括趙卒
之括敗卒四尺
降秦坑之卒年
曰廿二歲蒙恬
北徵戎秋舉長

故謂宮之外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
門爲司馬門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
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
可爲者復爲軍旅之事相國趙高顯國主斷與專同也
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
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鄖郢北阨馬服
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爲趙將有功賜號馬服馬服猶服
馬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郢郢皆楚邑也郢音偃郢音弋
井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師古曰蒙恬爲秦將
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蘇
林曰在上郡師古曰即今郡之榆林古者上郡者是也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
郡界蘇說是也竟斬陽周火曰恬賜死死於此縣何
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
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
卒終也

父諫諧也師古曰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
塞責前古曰使又更代以脫其禍師古曰將軍居外久
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
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
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文賴曰關東爲從
南北爲從東西爲搘師古曰言欲如六國時共敵秦二
說皆是也還兵謂迴兵內搘以攻秦也從音子容反
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鑿妻子爲戮乎師古曰質謂鑿
於鑿上而斫之也鑿音竹林反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鄭氏
軍候也始成名也約朱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服虔曰章
邯曰在鄆西三十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汎
水上師古曰汎水在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

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
殷虛上俗音袁非也前謂居而行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
虛讀曰墟

米芾曰無重字
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將秦軍行前師古曰行
新安州新安城是異時舊言先時
遂西到新安師古曰今穀
秦中也秦中關中秦地也
秦中遇之多亡狀師古曰無善形
及秦軍降諸侯秦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
秦吏卒多竊言章將軍誅吾屬降諸侯子平子平
破秦大善即不能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
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廻召英布蒲將軍計曰

顏氏家訓云苗裔之羨稱古書多假借為文者人遂無之呼多爾矣管仲范增之子顏真卿

秦亡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
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
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
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
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
士旦日合戰羽李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
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
軍霸上以待大王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
范增欲害沛公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
廻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

宋祁《通志》作
其貨賄婦女而

宋祁《通志》秦
下有空室者
宋祁《通志》作

寶貨畧婦女而東秦民失望

師古曰沛公入關檢節自
處約法三章反秦之政而

項羽屠殺焚燒恣其殘酷故關中之人失所望也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

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

師古曰伯讀曰霸

羽見秦宮室

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師古曰言無人見之不榮顯矣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張晏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果如人之言也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廼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功曰伐何以得顓主約師古曰顓與專同天下初發難張晏曰兵初起時也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

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

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廼陽
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徙之長沙都郴音丑林反廼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蘇林曰媾和也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廼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廼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操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爲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丘縣之申名也張耳嬖臣也師古曰嬖愛幸也先下增韻後至左角

韓詩金齋韻譜
使韓麥子義與
美韻同真韻
後幾而得真韻
增韻後至左角

申陽者老人也姓申名陽張耳嬖臣也師古曰嬖愛幸也先下

宋祁曰其作矣

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爲河南王趙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立印爲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敬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芮爲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希爲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河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救讀曰其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荼音塗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燕王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兵救趙入關立都爲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

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孟康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師古曰環音宦番君將梅銷師古曰銷音火玄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爲西楚伯王讀曰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爲齊主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廻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爲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廻擊殺濟北王田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

予作興

田榮田字子房
秦高紀九年淮
應昭子章邯為
齊王秦長沙王
王章邯為留侯
及開心腹東
及開心腹東

宋祁山心卷
衡山縣江寧
江中

即止。不敢東。師古曰：始本要約也。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

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

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

夏說

說齊王

說音式

芮反

師古曰：不聽下

而王群臣諸將

善

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師古曰：醜惡也。而王群臣諸將善

地，遂其故主趙王廼北居代，餘以爲不可。師古曰：於義不當然，聞

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

師古曰：凡不義

之事皆不聽順

願大王資餘兵

師古曰：猶

爲齊之蓄

師古曰：資給也。

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

師古曰：猶

悉盡也

與齊併

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

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

師古曰：悉

盡也

與齊併

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

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

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

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

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

師古曰：夷平也。

皆阨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

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

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

漢王劫五諸侯兵

時有十

八諸侯

漢得其五

師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解在凡

高紀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塞翟矣。服說非也。

塞翟矣。服說非也。

凡

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

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

美人，日置酒高會，羽廼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

中大破漢軍。

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

或說是也。

漢軍皆走。

迫之，穀泗水。

臣瓊曰：二水皆

至日中大破

師古曰：或說

是也。

漢軍皆走。

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

睢音雖

漢軍郤為

楚所擣

易與李廣
高紀九年項羽
有注
有范增
其不以為我僉

臣瓊曰：擣，排也。師古曰：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

音子詣反，又音子奚反。水爲不流。師古曰：言殺人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

高紀太公呂后間。求漢王行而求之反遇楚軍。楚軍與

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

滎陽戰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

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

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

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

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師古曰：間語在

陳平傳。項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

大定矣。君主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

音居莫反。語在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主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

死。師古曰：疽癰創。於是漢將紀信誅爲漢王出降以誑

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樅、公、魏豹

守滎陽。師古曰：苛音何。樅音千容反。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

師古曰：葉音式涉反。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

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

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

彭越，師古曰：擊破之，令其走。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樅、公、虜

韓王信，進圍成臯。漢王跳出也。出也。跳音徒腸反。獨與滕公

得出，北渡河，至脩武，從張耳。韓信、樊噲遂拔成臯。漢王得

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

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故南。燒其積聚，攻下梁。

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國也。屬東郡。

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故南。

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阨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臣瓊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音其兩反師古曰：強。」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阨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阨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入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師古曰：汜音凡，解在高紀。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

史欣，皆自剗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蓀陽東。師古曰：昧，莫葛反。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師古曰：走音奏。亦軍廣武相守，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凡軍中巢櫓，謂之俎。師古曰：俎者所以擗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說是也。告漢王曰：「今不及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師古曰：若汝也。約爲兄弟。吾翁即汝翁。師古曰：翁，謂父也。必欲烹，汝翁幸分我一杯羹。師古曰：迺亦汝也。古者以杯成羹，今之側有兩耳者是也。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象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廼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師古曰：匈匈，謹擾之意也。他皆類此。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母徒罷天

劉敬是晏如無姓
桂名顏子宋
甲謂今本鉅
一鑑也

下父子爲也。師古曰罷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

讀曰疲

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

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

日後爲縣屬鴻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爲樓煩

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楚挑戰

三令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師古曰瞋目張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廼羽也

師古曰間微間

之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師古曰數責音徒何反且音子余反高紀云項聲

此傳云項它紹傳不同未知孰是

救齊韓信破殺龍

漢王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師古曰它

音徒何反且音子余反高紀云項聲

此傳云項它紹傳不同未知孰是

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勃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入楚地圍壽春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廼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骓常騎師古曰蒼白雜毛曰

蓋以其色名之

廼悲歌慷慨自爲歌詩曰力

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師古曰：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餘人許爲反。漢書通以戲爲旌麾，及指麾二字。

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廻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

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許。

漢書通以戲爲旌麾，及指麾二字。

羽渡淮，能屬者百餘人也。師古曰：屬聯及音之欲反。

失道。孟康曰：縣名，屬九江郡。

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文頴曰：給，欺也。欺令主也。

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廻

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師古曰：脫，光謂音士活反。

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師古曰：伯，霸也。然今卒困於讀曰霸。

師古曰：卒終也。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軍快戰。必三勝，斬將斂旗，廻後死。師古曰：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墮山。孟康曰：四師古曰：墮，墮也。音則。而爲圜陳，外嚮。師古曰：圜陳，四周爲之也。音徒迴反。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漢軍皆披靡。師古曰：披，普彼反。遂殺漢一將。是時揚喜爲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師古曰：還，喜也。音辟易謂。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師古曰：辟易，音頻亦反。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羽廻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廻。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

劉 烏江詩云
爭帝固王勢已
傾 八千兵整楚

教者烏江不是
無船渡船向東

吳再起兵十三
魚鈞於章

行於帝鵠
烏有先鳥
弓引於游縣

私傳自楚
奔至守有一漁
父渡背解劍

與文公不交竹
文初見米九

六卷 佐子傳
韵金虞韻鳥
字也然則鳥
烏有先鳥
弓引於游縣

私傳自楚
奔至守有一漁
父渡背解劍

與文公不交竹
文初見米九

羽遂引東欲渡烏江

臣贊曰

烏江亭長

長檣船待

服虔曰
檣音纊

如淳曰
南方人謂

謂羽曰

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

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

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

整船向岸曰儀

謂羽曰

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

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

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

羽笑曰廼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

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

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

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

以賜公廼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

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

吾故人乎師古曰若汝也

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難親所之

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

縛亦謂反脩而縛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指王

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

縛亦謂反脩而縛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指王

私傳六卷語政傳示利竹注又私洋解

到後日面
直面白之

所謂甲寅
西漢是也

翳

曰如淳曰指

此項王也羽廼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

呂萬戶

設賞音工豆反

吾爲公得

鄧侯曰令公得我爲

功也

晉灼曰字或作

德廼

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轔踏

師古曰轔踐

音人九反

爭羽相

殺者數十人

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

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

漢王廼以魯公號

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

賚姓劉氏

如淳曰指

此項王也羽廼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

以爲賚班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師古曰殽山今

陝縣東二殽是也函謂函谷

今桃林縣南淇澗澗是也

君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

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括

結囊也言

秦始皇本紀卷

秦之過此第一篇也

司馬遷取

贊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商君佐之。商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商鞅也。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不費功力也。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惠文王之子。昭襄王武王之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事。合從締交。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嘗君田文。趙有平原。原君趙勝。楚有春申。申君黃歇。魏有信陵。忌爲信陵君。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約誓爲從。欲以分離爲橫。橫謂秦。秦之從音子容反。其下亦同。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

史作士

關東後
關西後

後記卷之

六國私韓親燕趙布楚

周最史記卷

周本紀三十四丁
亥陰日最吉
司馬法反周之云
子之或作周最
注聚次作最亦
右之聚字

周最史記卷
周最史記卷
九國志六國卷
山宋衛之

宗祁曰水注文
經出作經懷

於是六國之士。有竊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棲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朋制其兵。何反兒音五奚反。廖音聊。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兵欲攻關中者。皆仲閭故云仲。關也。今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爲遁逃之義。潘岳西征賦云。道逃以奔竄。斯亦誤矣。秦無亡矢遺鎩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敢進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爲遁逃之義。潘岳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浮也。鹵音匹遙反。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

前集書

襄王始皇

莊襄王滅東周

平王遷都洛

吞二周

私言東

西周之武都鶴

平王東遷都洛

在襄王始皇

在襄王滅東周

平王入秦

在襄王始皇

在襄王滅東周

平王遷都洛

在襄王始皇

在襄王滅東周

平王入秦

在襄王始皇

在襄王滅東周

平王遷都洛

在襄王始皇

在襄王滅東周

平王遷都洛

在襄王始皇

在襄王滅東周

平王遷都洛

在襄王始皇

在襄王滅東周

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

師古曰施延也

孝文王昭襄王

王武王昭襄王

凡六君也烈

之子也莊襄王孝文王之子

王之子

王惠文王莊襄王

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王孝文王莊襄王

即始皇父也施音七政反

王之子

以乘馬爲喻

振長策而馭宇內

師古曰葉所以搗馬也

葉音搗

也搗也師古曰敲也

交反朴音普木反

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

師古曰頬音俯

俯音俛

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師古曰言以長城并蔽胡寇如人家之有藩籬

卻匈奴七百餘里

師古曰立畧反

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

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

於猗氏之南，貴躡躡，足行伍之間。如淳曰：蹠音疊，師而王公馳名天下。

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居在阡陌之中也。師古曰：

與俯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師古曰：罷，非也。今字或作俛，讀

木爲兵，揭竿爲旗。師古曰：揭音竭，謂堅之也。今

合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贏糧而景從。師古曰：贏，擔也。

隨形也。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殼函之固，自若也。師古曰：自若，故也。

陳涉之位，不

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師古曰：齒謂鉏耰

棘矜，不敵於鈞戟長鎛。師古曰：棘，摩田器也。矜，鉏柄也。以鉏柄及棘

矛鍊之把也。鈞，戟刃曲者也。鎛，鋸也。言往者秦銷

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戈戟之類，以相

攻戰也。耰音憂，矜音其，而反。鎛音山，列反。

適戌之衆。

師古曰：服說非也。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韙同。韙，謂矛鍊之把也。鉏，戟刃曲者也。鋸，鋸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戈戟之類，以相攻戰也。耰音憂，矜音其，而反。鎛音山，列反。

九國論

不亢於九國之師。師古曰：適讀曰適，謂罪罰而行也。亢，當也。讀與抗同。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師古曰：曩昔，然而成

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

大。師古曰：絜，謂圍束之也。度音下結反。

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

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師古曰：區，小貌也。招八州而

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招音翹。

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師古曰：古，後也。

反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

異也。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人也。師古曰：史記稱

古通用字也。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

人蓋姓周耳。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童子

下而一為至親，則滅身敗國。此應希

貧女以希夷子，宋祁曰：唐本作重方，宋祁曰：宋本作重方。

時句踐曰：重天而一為至親，則滅身敗國。

模一則滅身敗國。此應希

貧女以希夷子，宋祁曰：唐本作重方，宋祁曰：宋本作重方。

時句踐曰：重天而一為至親，則滅身敗國。

模一則滅身敗國。此應希

夷子曰氣素之
快重煖方顏
神氣和日晏莫
白誠外有格該
之相應施群妙

為万世規模項
羽句踐皆長頸
烏啄雞有童婦
之黑之與同憂
不与同樂故
敗國之族有
矣人悔度猶
詩仙十鵠之
雲贈舟鑑和士
詩之匪之懷若
秋杪寒物隨忻
醜歎千般憲出
耕叟鳥江見誰
把童稚一樣看

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兆有尺寸乘勢拔起龍畝
之中晉灼曰長音卒拔之長鋸侵
之中一日疾起也師古曰音步末反三年遂將五諸侯兵
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師古曰
同號爲伯王師古曰伯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師古曰近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師古曰背關謂背
古猶末代歸而都彭城而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
中懷楚謂思東約不王高祖於關
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
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迺引天亡我
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陳勝項籍傳第一

正文計言萬字
註文計言萬字

特壁書鷺馬有驥之毛而不之驥之驥也

宋祁曰本無霸至之國四旁宋祁曰一興其國旁

張耳陳餘傳第二

班固

漢書三十二

利垂危口變通
直避禍自盡其
余示

張耳大梁人也臣瓊曰今陳留大梁城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
言其尚及見毋忌罵之賓客也凡言士命謂脫其名籍而逃土也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言不特
賴其夫視也若庸奴亡耶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師古曰父客謂之若庸奴亡耶父客古曰跡也音丁禮反父客謂之若庸奴亡耶父客其名改泊漢昌師古曰請決
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師古曰請決
城於耳文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官爲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張晏曰苦陘章帝醍
音刑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爲刎頸交師古曰刎斷也刎頸交者言托契深重
高祖爲

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
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師古曰監門卒之賤吏嘗以
過笞餘欲起耳攝使受笞師古曰攝引持之謂若
也音所具反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
乎餘謝罪陳涉起斬生至陳耳餘上謁涉師古曰上其謁若
今之通名而見也上謁若

涉及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傑說涉
宜爲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師古曰
勇之甚出萬死不顧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
視天下私師古曰視願將軍母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

六國後自爲樹黨師古曰獨立也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

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矣師古曰解
謂離散也涉不聽遂立爲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興梁
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桀師古曰興
相知願請寄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
臣爲將軍耳餘爲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
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戎
服虔曰山領有五因以爲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
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
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
桂陽揭陽是爲五領節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
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前渚
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師古曰裴說是也外內騷動
百姓罷敝師古曰罷頭會箕歛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
百姓罷敝讀曰疲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秦也。攻陳勝
立為王。号張楚。
耳。云張大楚者。
并其号。

以供軍費財匱力盡師古曰。重以苛法。音直用反。使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言無聊賴。以相保養。今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莫不嚮應昌嚮讀曰響。家自爲怒。各報其怨師古曰。篇。於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以張大楚王陳音于。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地。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廼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師古曰。武下趙自號也。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鄖鄆耳。

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郤蘇林曰。至戲而郤兵。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以爲將軍。而以爲校尉。廼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師古曰。非不也。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戛。臣贊曰。介特也。讀如本字。不王無以填之。師古曰。填音竹刀反。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也。師古曰。脫免。土活反。願將軍毋失時。武臣乃聽。遂立爲趙王。以餘爲大將軍。耳爲丞相。使人報陳王。東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趣兵西入關。師古曰。趣耳。

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師古曰言力安撫爲權目之計耳王不能制且事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良略常山張鷺略上黨師古曰鷺音烏黠反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主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間隙而微出也趙地輸燕使趙地輸燕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所以和解也師古曰間出謂投燕囚之欲與分地劫之令割養卒謝其舍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吾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人字非也廝音斯爲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張耳陳餘師古曰二公舍中人皆笑曰

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師古曰若汝也次下亦同乃走燕壁師古曰走趣也音奏燕將見之間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箑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華也師古曰筆謂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馬揭也音止繫反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師古曰顧且思念也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師古曰易輕政反況以兩賢主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師古曰提挈也燕以爲然

常作常

兒子且妾

乃歸趙王。齋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也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師古曰之往也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兒女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張晏曰羈寄旅

寄旅

答也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師古曰謂求取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可就功師古曰就成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主居信都。張晏曰荀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也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師古曰夷平也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黽陳釋往讓餘師古曰讓責也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師古曰胡何也且什一

卷之六
唐詩松等
董曉李艷
唐陳

宋祁以水而本
作仍承此是
單文

二相全師古曰：十中尚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爲趙主張君報秦。今俱死，如以肉餵虎，何益師古曰：餵食反。張黷陳釋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顧以無益師古曰：顧廸使，五千人令張黷陳釋先嘗秦軍師古曰：嘗試也。言若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嘗食云。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黷陳釋所在，餘曰：黷陳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君，皆沒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望怨望也。次下亦同。豈以臣

宋祁一本不譌
宋上與自序又
別本逐句序上
有互字
刻板口首序書
有俗傳奇雅傳
三異於俗序之
耳之遊雅故少
為人所稱一說少
序篇上句

重去將哉師古曰：重難也！廻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交結英傑，是以多。言其久故倦遊，爲人所稱譽也。項羽素亦聞耳賢，廻分趙立耳爲常山王，治信都。師古曰：治爲治處也。音文吏反。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

榮叛楚，餘乃使夏說說田榮。師古曰：夏說讀曰悅。說田榮音式銳反。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主，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師古曰：扞蔽悉盡也。襲常山田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張晏曰：漢王布衣時，常從耳遊也。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甘公曰：文親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晉灼曰：齊人甘公曰：秦分也。師古曰：分音狄，反。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畧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二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乃言方圍廢丘時耳。謁漢王，隔以他事於後。猶云漢二

年，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參錯，不同疑傳誤也。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弱國初定，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師古曰：爲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餘，懷其德，立以爲代主。餘爲趙王，居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詣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蘇林曰：泜音泜也。晉灼曰：問其方言，柢之柢音丁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追殺趙王歇。襄國四年夏，立耳爲趙王。五年秋，耳薨，謚曰景王子。嗣立爲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王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

山谷十二卷十丁

三居不滿限

前位傳一
七
史記作先人

私怒耳餘故附
趙光北作先人

踞罵詈甚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趙相貫高趙午。年六申兩脚其形如箕。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反說教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

利殺昌宣祖正
次名之晉之廁
中故高貴二側
東海貢步後
丘里二十步十
一置赤祁曰東垣二作南垣

皇帝遇王無禮，請爲王殺之。教齧其指出血。師古曰：自血以表至誠而爲誓約，不肯僥倖也。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師古曰：復音房目反。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爲乃汙染王。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壁中以徇高祖。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汙王爲。

金石碑傳參劉心動，李昌許萬系慎，史公之弟滅

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師古曰：白明也。乃檻車與王詣長安。師古曰：檻車者，車而爲檻形，謂以四周之，無所通見。上曰：檻車。與王詣長安。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迺女！師古曰：以鐵刺之，又燒灼之。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間之。張汝也。師古曰：藝音，而悅反。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素知之。師古曰：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中大夫沛公曰：臣

左字衍

前位傳一
七
史記作先人

古

史記卷之二

七

曰侵猶上使澠公持節問之。箇輿前叩視澠公。箇古曰箇輿者

編竹木以爲輿形如今之食輿矣。高時接笞刺

勞苦如

平生歡

勞問其勤苦也。與語問張王果有謀不。

師古曰

果猶決

也。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

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澠公具

以報上。上廻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澠公赦之。

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

師古曰多故赦足下。高曰所

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

師古曰當也。謂所謂胡服也。師古曰亢者

且人臣有篡弑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

謂所謂亢頭大脈也。師古曰所謂胡服也。師古曰亢者

死。

蘇林曰亢頭大脈也。俗所謂胡服也。師古曰亢者

謂頸耳爾雅云亢鳥鼴即喉鼴也。音下郎反又音工

列傳漢書經行

郎教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

王弼亦以爲配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

云尚公主與尚書尚食同意訓尚爲主。言主掌之失其

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爲辟。貢禹

又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益知主不得言主掌也。

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皆以爲諸侯相郡守語在

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孫皆爲二千石

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爲太后。

師古曰爲齊太后。故立其子爲王。又憐其年少孤弱乃封教前婦子二

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

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偃爲南宮侯薨子生

列傳漢書經行
劉歆風賦上
言魯元太后薨
改下言故魯王薨

悼五至肥
之矣有時

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爲睢陵侯師古曰睢音雖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赦玄孫慶忘爲宣平侯食千戶

賛曰張耳陳餘壯所稱賢其實客廝役皆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晉灼曰始在貧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師古曰鄉讀曰後相背之讐也師古曰讐古謂曩若也疾字疾違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右將監本竄本及之列采部詩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於古註之下

張耳陳餘傳第二

正文參所參行改指意之方
近文參所改指意之方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班固

漢書三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

師古曰六國時魏也

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

寧陵君秦滅魏

文毅曰魏大梁也

爲庶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

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

師古曰徇畧也音辭峻反

魏地已下欲立

周市爲魏王

師古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忠臣乃見亂之時

忠臣乃

得顯其節義也老子道紅曰國家皆亂有忠臣

今天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

後迺可

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爲王

市不受迎魏咎

於陳五反

師古曰反謂回還也

陳王迺遣立咎爲魏王

章邯已破

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

章邯遂擊

劉奉不口傳
傳自存丘故題
音那其降傳
下述追題也

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爲讐而約降。約降定，各自殺人而身自不降。魏豹立走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爲魏王。師古曰項羽立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自取梁地。迺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師古曰親。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酈生至豹謝曰：「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際也。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

滎陽以其地爲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師古曰反叛也。田儋，狄人也。師古曰狄縣名也。故齊王田氏之族也。地理志屬千乘。時齊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微發令，故之狀，廷縣廷之中也。音定今流俗書本之字作僞也。陽即僞耳。不當重言之。謂也。師古曰：「陽縛其奴，爲殺奴。」

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用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

洪武元年
鴻臚卿
印
朱元璋
御批
勅諭
朱元璋

卷之二

史記卷之三十五

田假

利奉毛昌
與國之王建
之說
是可防也

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
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
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
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
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
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
第間前救趙，因不敢歸。榮迺立儋子市爲王。榮相之，橫
爲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
齊兵共擊章邯。師古曰：趣，榮。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迺
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趙
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王曰：「蝮，蠶手則斬，手蠶
亦不殺。」

足則斬足。

應劭曰：蝮一名虺，一名蠶，蟄也。蟄，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爲

蝮蛇，即虺也。傳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惟出南方。

反虺音許備，反蠶者人手大指也。音步歷反。

何者爲害

憂也。臣瓊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之親也。」師古曰：瓊說是也。

天下則齠齒，首用事者墳墓矣。

如淳曰：齠，側齒也。齒，言將

兵，而立號者也。齠音齧，五絞反。

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

兵，章邯果敗殺項梁。

師古曰：擊敗而殺之。

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

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刑既存，趙降章邯。

西滅秦，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即墨。

師古曰：治

謂都之也。音丈。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
吏。反下皆類此。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
齊王。治臨菑。故齊主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
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立安爲濟北王。治博陽。榮以
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
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入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
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主市母之膠
東市。左右曰：「項王強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
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爲王。盡
并二齊之地。節古曰：三齊齊及濟北膠東。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
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
燒夷齊城郭。節古曰：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夷平也。

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
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節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於
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蔡
子廣爲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
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節古曰：二人也。
華音戶。反化。軍歷下以距漢。張晏曰：濟南歷山之下。會漢使酈食其往
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廼罷。歷下守備縱酒。古曰：縱酒而飲酒。
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生爲賣已，而
亨之。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廣東走高密。橫走博山。守相
田光走城陽。師古曰：守相者言爲欲遣使。而專主居守之事。將軍田既軍於膠東。

楚使龍且救齊。師古曰。且齊主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

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

而橫聞王死，自立爲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嬴下。晉灼曰。嬴縣也。

音弋成反。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間，居中自立而兩助之也。

中音仲反。韓信已殺。

爲漢且爲楚。師古曰。吸立而兩助之也。

音仲反。晉灼曰。秦

爲漢且爲楚。音弋成反。師古曰。吸立而兩助之也。

音仲反。晉灼曰。秦

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

千乘。音許及反。師古曰。吸遂平齊地。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

彭音平。彭祖名。彭祖，子孫皆傳其氏。

越爲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陽中。

常昭曰。海中山曰鷗。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之

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

廼使使赦橫罪。

而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

其情，後度之，爲燕語，送王公貴。萬里送士大夫度人使投於之。

音仲反。晉灼曰。萬里誰家女。

萬里並悉救出田橫，入城自殺。人傷之，爲葬。歌言人全少莊上之志，易幡綰。亦知人死魂精歸于

音仲反。晉灼曰。萬里誰家女。

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鴻中，使還。

報高帝，廼詔衛尉酈商曰。齊主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

搖者，致族夷。音平除其族。酈商曰。族夷。

音仲反。晉灼曰。族夷。

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

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小者其徒屬。

音仲反。晉灼曰。大者謂橫，小者其徒屬。

不來且殺之。音仲反。晉灼曰。殺之者，謂其徒屬。

音仲反。晉灼曰。殺之者，謂其徒屬。

發兵加誅，橫廼與其客一人乘，傳詣雒陽。

音仲反。晉灼曰。傳至。

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

音仲反。晉灼曰。俱南。

不如今漢王爲天子，而橫廼爲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

音仲反。晉灼曰。固已。

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宥而事主。

音仲反。晉灼曰。併宥。

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

謂周法刻以。

漢書
漢紀中二年
主紀車之
記引車之
訓周法刻以

始作治
田崇因
田侯

挽歌

名田橫至鄉

自鄉自殺

不敢哭栗勝

哀故為挽歌

嘗言其

解題曰左傳云

齊將與吳戰於

艾陵之役夏

三後歌唐齊

及晉子荀子有

泰山南後晉孫

及晉子荀子有

死定陶成韓襄王師古曰辨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爲漢王信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項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還東鄉可以爭天下鄭氏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高祖及韓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謬錯乎將二人所勸大指實同也竦謂引領舉足也蠭與鋒同鄉讀曰嚮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爲穰侯文義曰穰南陽縣也臣瓊曰穰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乃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爲韓王孟康曰吳時昌爲距漢漢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吳縣令

以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剗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第二人更王音工衡反更豈非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十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剗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爲孽孫師古曰孽謂庶耳張說非也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地項梁

田橫田廣兄才之

南信急擊韓王昌。昌降漢，乃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師古曰：降楚之漢復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後復得歸漢。六年春，上以爲信壯武，北近鞏雒。師古曰：鞏縣南近宛葉縣也。宛音於元反。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被猶帶也。師古曰：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師古曰：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言爲將軍齋必死之意，不得爲勇，齋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特軍齋也。」意不得爲勇，齋必死之意，不得爲特軍齋也。

少少
胃頸
步上
不從李奇言為
特軍齋也。意不得為勇，齋必死之意，不得為特軍齋也。

冠攻馬邑，君主力不足以堅守，平安羌存土，勇也，必生。非任也。二心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責其有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師古曰：上黨之地，執忠獲信，可以安存。反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張晏曰：白土縣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師古曰：六復收名也。屬上郡。趙利爲王。師古曰：六復收時趙利之後，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師古曰：廣武亦太原之縣。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所古曰：離石西河之縣。匈奴復聚兵，擾煩西北。漢令車騎擊匈奴，常破走漢，乘勝追北。間，冒頓居代谷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

擊上遂至平城上百登

服夏曰臺名去平城七里好淳古曰在平城東山上主平城十

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

厚遺閼氏

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閼音於達反氏音支

閼氏說冒頓曰今

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居七日胡騎稍稍引

去天霧漢使又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

者全兵

李奇曰言唯弓請

者無雜仗也

附每一弩而加兩矢外鄉讀曰嚮

者以禦敵也鄉讀曰嚮

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

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爲匈奴將兵往來擊邊

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

師古曰代漢使柴將軍擊之

節侯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灼曰奇武之子師

說是也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上而復歸輒

平陽李淮是使利有難役則厚衣弗遠行皆

古以當反無雜仗勿持與汝言全兵矣言勿身與其二女之

死亡

文毅曰大夫種范蠡也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踐

之臣也大夫種位爲大夫名種也有名功於越而句

踐逼令自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

自號朱公竟以壽終信引之以自喻者蓋言種不去則

見殺蠡逃亡則

獲免蠡音禮

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償

於吳也

蘇林曰僕音奮孟康曰僕猶斃也言子胥得

於夫差而不知去所以斃於世也師古曰

僕謂僵仆而倒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貳蠻夷

師古曰僕古音吐僕之思歸如瘞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風癆病也

得反僕之思歸如瘞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風癆病也

西漢文獻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使我婦女無顏色

西漢文獻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使我婦女無顏色

音人勢不可耳

佳反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奴

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

子嬰至孝文時

頽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封頽當爲弓高

侯晉灼曰功臣表屬營陵

吳樊反時弓

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國絕嬰孫以不敬失

侯頽當擊孫嫣鄭氏曰音鴻陵之鴻師貴幸名顯當壯

嫣弟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額侯

後坐酈金失侯復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

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額侯

後爲按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侯表乃云

原外列城還爲光祿勳掘鹽太子宮爲太子所殺

太初中爲游擊將軍屯五

裏秋而擊羌越上式上書頽丈子生死之常後上式飭食十斤半項以風天下天下莫不震怖而列侯石數

莫夜從車擊羌羊於京劇亭射使少府有詔候所取金千兩十色魯左王刺縣侯失國之

益緣誘侯之不從軍武帝怒乃設竹牋故失侯至百餘人而還式為御史大夫

音其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

服夏曰時無故見殺而無爲之論坐伏辜者也臣蕡曰

按說無故見殺而子復爲巫蠱見誅皆爲怨枉故上曰

母有應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言韓說以掘鹽爲

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閑今興雖以巫蠱見誅其

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

勿論之所以追寵說

乃復封興第增爲龍額侯增少

爲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

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

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

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壯貴幼爲忠

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爲人寬和自守以溫頽遜辭承上

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

蓋曰安侯子寶嗣亡字國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

和兄弟子
系于淮陰
行安弱之与
無兄弟之

子岑寫龍頷侯薨子持弓嗣王莽敗乃絕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
到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
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爲舊國之後然皆及身
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
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虛韓氏
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晋灼曰韓先與周同姓其
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臣蕡曰案武王之子方於
三代世爲最近也師古曰太史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
也據如此贊所云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
預等以爲出自白曲沃成事未詳其說與讀曰歎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正文二千一百一十九字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班固

漢書三十四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李奇曰無善
擇也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師古曰行賣曰賈常從人寄食其
母死無以葬廻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師古曰
大志也行音下更反燥音先老反
長妻苦之師古曰廻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
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
之饭信韋昭曰以水穀而飯之漂音匹妙反飯音扶晚反
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王孫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史注徐廣曰
作跨臍。言同
又云漢書作跨
同耳。李陽子言
括化反。然此文
作跨臍。余字讀
為不通。跨下
即跨下之所須
要作跨下。
智突或作跨
安。祁突或無墳
音

李陽子言
在下。亦俯字
也。師古曰
跨下兩股之間也。

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
能出跨下。師古曰。衆辱於農中亭。於是信熟視。俛出跨
下。亦俯字。一市皆笑。信以爲耻。及項梁度淮。信乃杖
劍從之。一劍更無餘資。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汎在
戲。讀曰。塵。又音許。宜反。

羽敗。又屬項羽爲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趣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官名。坐法當斬。其疇十二人。皆已斬。師古曰。疇類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

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師古曰。釋放也。置也。與語大說之言。

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上朱奇之也。數與蕭何語。

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

天下孰作
子。宋智或
無上字。

李陽子言
作跨臍。言同
又云漢書作跨
同耳。李陽子言
括化反。然此文
作跨臍。余字讀
為不通。跨下
即跨下之所須
要作跨下。
智突或作跨
安。祁突或無墳
音

李陽子言
在下。亦俯字
也。師古曰
跨下兩股之間也。

師古曰。度計量。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
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
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何也。若汝也。

臣非敢立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
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謔也。何曰。諸將易
得。至如信。國士無雙。師古曰。爲國家之奇士。王必欲長王漢中。無
所事信。張晏曰。無事用信。王策安決。師古曰。顧念也。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父居
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
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
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

詩古同慢

前漢書

拜大將如召今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師古曰鄉讀曰鄉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師古曰料量也與如也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師古曰唯應辭音弋反信亦以爲大主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李奇曰猝嗟猶咄嗟也氣也晉灼曰意烏恚怒聲也猝嗟形發動也廢不收也師古曰意烏晉說是也猝嗟暴猝嗟歎也猝音千忽反然不能任屬賢將師古曰厲委特音之欲反此特匹夫之勇也曰特

史作嘵噭才五三

奉毛翟毛當
毛下句讀朱毛
類甚少

伏虎張安之廢僵人

參照侯

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人有病患涕泣分食飲至使入有功當封爵刻印元忽不能予蘇林曰利音利角之利利與搏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師古曰利音五丸反搏音大官反又音搏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遂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師古曰結怨於百姓使弱也易故云名爲霸也今大王誠能服耳師古曰彊音其兩反其下強以威王亦同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師古曰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以天下誅也下皆類此而敗人

劉敬之不敢言
義無敵諸侯之衆志離散而
而敗人

漢書

秋豪詳焉元
年十二月
通鑑節選續編
宋大司馬楊驛
誘將士被斬袍
已加身矣已入
併自殺而入秋
毫無所犯蓋
竹文執之

曰散謂四歲而立功。且三秦王爲秦將軍古曰章邯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立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阨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放翳脫師古曰翳脫免於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變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亡所害師古曰秋豪喻微細之物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二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主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之往也。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可定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署置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之。

劉邦王諸侯之時以故吳令鄒昌爲韓王以趙將司馬印爲殷王。

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師古曰素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郤彭城師古曰兵敗於彭城而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軍曰桓宣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反塞臨晉信迺益爲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罂缶度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反臨晉在韓城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

宋祁集解
作傷當作伏
劉敬昌
尚密之

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梁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康曰閼與是邑名也在上黨隰縣師古曰說讀曰悅閼音一曷反與音豫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榮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主禽夏說新喋血閼與師古曰喋音牒解在文紀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師古曰言其立計議如此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師古曰言難繼也蘇取草也小雅白華之詩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前有千里餽糧古有飢色相應後興軍師不宿飽前有古兵書有竹馬相應後軍糧也蘇取草也小雅白華之詩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草稿言雖有糧必待相應之後乃發師不宿飽即師衆之越行而飽之也通鑑十七年七月

騎不得成列新古曰方軌謂併行也列行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師古曰路也重音直用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師古曰戲讀曰塵又音許宜反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開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師古曰言多十倍者戰則可勝圍城多一倍者戰則可以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師古曰罷讀曰疲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天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人微祠改作向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

里止舍

師古曰
舍息也

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

孟康曰
軍中使發也

人持一赤幟

師古曰
幟音蔽依山自覆蔽也

旌旗之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

遂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

師古曰
若汝也令其裨將傳餐服

如淳曰立騎傳餐食也

如淳曰
立於山間使敵不見

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

如淳曰
立於山間使敵不見

乃當共飽食也

師古曰
餐古食字音千安反

日今日破

如淳曰
破趙後

趙會食諸將皆嘵然陽應曰諾

孟康曰
音是也

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

劉德曰
音撫師古曰

將旗鼓未肯擊前行

師古曰
行

恐吾阻險而還乃使萬

劉奉世曰
行又恐阻

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

劉奉世曰
行又恐阻

鼓行出井陘口

師古曰
聲胡郎反

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

劉奉世曰
行又恐阻

信張耳弃鼓旗走水上軍

師古曰
趣也音奏

復疾戰趙空壁爭

劉奉世曰
行又恐阻

大敗趙不見

劉奉世曰
敗先出之使背水陳蓋示大將出努於趙私謂前行屬上句則

大將旗鼓則趙之不見

劉奉世曰
行又恐阻

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師古曰：經亦謂

顧念也。

兵法不

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敵市人而戰之也。師古曰：經亦謂

兵法也。

敵與驅

同也。忽入市鄼而敵取其勢，非素所練習。

人今戰言非素所練習。

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

今即于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間，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師古曰：謀也。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摧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仕於秦，遂爲大夫。穆公用其言以取霸。霸讀曰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

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師古曰：顧念也。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李音曰：鄗音羹。譙，常山縣也。光武即位於此。身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媯食，傾耳以待命者。師古曰：譖止也。靡，輕麗也。以下情見力屈。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衣苟且而食，恐懼之甚，不爲久計也。然而衆勞卒罷。古曰：罷讀曰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見音胡雷反。屈音其勿反。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師古曰：單亦盡。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

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師古曰由從也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趣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以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耳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

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於元反葉音式涉反得九江王布入成臯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臯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類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度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戰音子余反救金食其辭丁亥食其辭丁亥

曰漢兵遠鬪窮寇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
易敗散師古曰近其室所親信之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

所亡城師古曰信臣常

城

聞

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

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
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

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

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

何爲而止遂戰與信夾淮水陳師古曰淮音維淮水出昌入海即禹貢所云離澗其道者也

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度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

信怯遂追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

易与可項梁

防文李廣傳

宋祁注文經縣

當作其縣

宋祁曰本半字
下有夜字去聲
意俱通

且言安陵

徐

得度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
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
奢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不爲假王以填之
其勢不定音付刀反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
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良
信使者所書也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
師古曰而汝也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
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
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
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
兵使擊楚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
兵使擊楚楚以亡龍且

唐宋文十三年
魏壽餘復存
之足於刺私言
之及士卒還於吾
統朝集益
意人
宋祁以舞

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謂必信之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師古曰數音山角反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爲與漢主爲金石交師古曰稱金石者取其堅固然終爲漢王所禽矣

足下所以得湏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言不聽畫衣衣我推食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飲也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武涉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

宋祁曰效萬字
上首御字
宋祁曰景德
李西台之計
是而王四字
今無不有

已去蒯通知天下擢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霸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從信爲楚主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耻辱之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師古曰言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最炊蓐食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成師古曰就成也項王亡將鍾離昧古日昧音家在伊廬劉德曰東海朐南有此邑韋昭曰今莫陽裏之南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有變告信

宋初所本病上
有稿字

今無草稿

李思濟字

劉奉世曰極功臣

表告信反安令

人無就之祁初

臣詹表立舊舊

尋就為淮陰

虞金人陰復修

反歲二千戶

宋祁皇漢林本

下有之字

故少百之序

故少解說之就解

猶解說之就解

日接木傳前語

有釋弗斯等

說釋行史家言

秋弗詩固多矣

劉說未可全信

前漢書卷四

十一

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

豨報其舍人得罪信囚欲殺之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

舍人

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

師古曰黨音他朗反

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死

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

師古曰給詣也

信入呂后

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

信方斬曰吾

不用蒯通計反爲女子所誅豈非天哉

師古曰自説謂自解說也

語在通傳

宋祁曰漢本無西漢今本有之則知此漢本

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間曰信死亦何言

師古曰解謂解說也

語在通傳

宋祁曰漢本無西漢今本有之則知此漢本

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烹之通至

宋祁曰漢本無西漢今本有之則知此漢本

自説釋弗誅

師古曰自説謂自解說也

語在通傳

宋祁曰漢本無西漢今本有之則知此漢本

高祖曰秦始皇有稿字

宋祁曰秦始皇有稿字

今此字有稿字愚測平平

宋祁曰秦始皇有稿字

廣文平七

宋祁曰秦始皇有稿字

宋祁序本末上
有稿字

今本不存

李陵漢子

表告信反李金

金無就之祁功

臣詹表立舊功

尋就為淮陰

侯金之陰復信

反侯二千戶

宋祁昌黎本末

下有之字

竹本夏之序

致之秋解之就殺

猶解說之利西南

日接木傳前語

有釋弗斯等

說釋行史家言

宋祁詩固多矣

劉說未可全信

前漢書四

卷一百一

通鑑卷一百一

五

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

豨報其舍人得罪信囚欲殺之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

舍人

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

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

信方斬曰吾

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

師古曰給詣也

信入呂后

不用蒯通計反爲女子所誅豈非天哉

遂夷信三族

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間曰信死亦何言

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烹之通至

自說釋弗誅

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也

語在通傳

宋祁昌黎本末有別如此說本

之

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

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校音

設壇祭令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

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碣北擊昌邑越助之昌

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
下教
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
反
設壇祭令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
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碣北擊昌邑越助之昌
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

前漢書四

卷一百一

五

劉民田某使趙
擊楚而不合
有後孚

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主
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
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責於外黃
漢來歸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
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鄭氏曰豹與魏後也漢王之敗彭城解
國擅將兵略定梁師古曰擅專也使專爲此事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
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
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
詒守成臯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

劉放曰淮王敗於淮未敗其敗者
疑是數子

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攻雅反越復下昌邑旁
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
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
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
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
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主不蚤定師古曰蚤
古早字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又言所以許韓
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
乃引兵會垓下項籍死立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
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
鄖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鄖鄖高帝怒使人

讓梁王師古曰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爲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云反形已具非也。臣瓊曰扈輒勸越反而請論如越不誅是反形已具也。師古曰瓊說是也。法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文賴曰青衣縣名。西至鄭師古曰州鄭縣是也。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爲呂后泣涕自言上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朱祁山於李當作之字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也解在高紀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臣瓊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論輸驪山師古曰有罪論決輸作於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群盜師古曰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衆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師古曰地名也。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度淮布以兵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師古曰言衆軍之最。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以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

宋祁趙平將軍
下有軍字
游所古曰淮河無
舟楫而渡

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爲上將項籍與布皆屬

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河上自立爲上將軍使布先涉

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

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

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

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

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古曰間道微道也遂得入至咸陽布

爲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爲義

帝徙都長沙廻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齊王田

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

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

劉後曰上文言淮之敗楚不利出梁按隨何說前後殊參差云淮王大戰彭城不利出梁也至

是則項王已去新安安得復言逼項王於新安及隨何自明己功亦云陛下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之甚

則淮王隨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莫說項王伐齊召兵蹕布淮王度利得布恭茂新西方有變

必當布而自至故致使人說布叛楚布叛楚則項王必自終新安改志數月而淮王取天下矣乃隨何

說韓信錯或第初記夏侯各不同班氏令之不能妄語耳又援

高紀二年敗彭城之年布方敗

及隨何說謂亦以淮時淮王尚而攻

待崇陽夏侯何文功王尚而攻

下邑敗更四人

文功王尚而攻

及隨何說謂亦自不倫疑此

此本誤入

布數使使者譙讓召布師古曰譙讓責之也譙音在笑反布愈恐不敢

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

出梁地至虞州虞城縣是也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

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

孰能爲我使淮南師古曰使之使之作內主三日不得見

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

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不得見

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疆以漢爲弱

此臣之所爲使師古曰此事正是臣所爲來欲言之使何得見言之而是

邪是大主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

貨淮南市

師古曰貨鎰也言伏於鎰上而斧斬之鎰音竹林反

以明背漢而與楚

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

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

而臣事之

師古曰鄉讀曰

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俱列爲

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

以爲士卒先大主宜悉淮南

齊身負版築

李奇曰版牆

以爲士卒先大主宜悉淮南

之衆

悉盡也

身自將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

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

夫漢王戰於彭城項

王未出齊也大主宜埽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

日埽者謂盡舉

之如埽地之爲

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

觀其孰勝

師古曰歛手曰拱孰誰也

夫託國於人者固

朱祁昌觀其孚
當更百字
下當有努字

氣木
楚人還兵向以望其一私言梁楚漢之中項羽從新還彭城時擊布及
楚與漢若楚沒之中爲向則項羽還時無入敵國深力之失之老弱還還兵
程其時漢堅壁不戰厚亦居中失之是不戰堅守則項羽進丁毛不得退
丁毛不得進退高不可度不放口楚兵不足畏也

貧淮南市

師古曰晉錯也言伏於錯

上而斧斬之錯音竹林反

以明背漢而與楚

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

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

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

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

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

齊身負版築李奇曰版檣版也築杵也

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

之衆悉盡也師古曰身自將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

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

王未出齊也大主宜埽淮南之衆日寇會戰彭城下

師古曰埽者謂盡舉如埽地之爲

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

觀其孰勝師古曰歎羊曰拱孰誰也

夫託國於人者固

宋祁曰蘇城某當更百城字

宋祁曰觀其字下當有努字

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師古曰提舉而欲厚自託也鄉讀曰嚮

臣竊爲大主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

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師古曰貞加也加以

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

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

衛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張良曰梁在楚儀之中

入敵國八九百里張良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

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

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

師古曰不足者言易也罷讀曰疲

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

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

利奉毛是方是時執趙反梁長故行因深入敵國不無傷成臯不復能還

矣

或之易亂
或之安
之不直者爲
或失道之

宋祁曰本節
淮南二字下更有一
淮南二字

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
楚臣竊爲大王或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
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
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
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
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
泄楚使者在文賴曰在淮南王所也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
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
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以結成也獨可遂殺楚使母
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奏文下亦同布曰如使者教因起
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

劉奉在口數月卒歸屬上句無文雖符上文留項王於齊數月卒歸全在下邑又狀齊故

曰縣名也數月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
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也音先典反而召希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
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遇望師古曰高祖王惡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若今言張設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
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
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秋七月立布爲
淮南王興擊項籍布使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
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
本無王亭
朱祁曰徵或作徵
曰本及李平素
今改作徵
本無王亭
朱祁曰徵上亭
下更有上亭

敗而無爲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所堪任其自功勞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樊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爲醢即至淮南王方猶見醢刑法志所云菹其骨肉是也南淮南王方猶見醢因大恐陰令父部聚兵候伺旁郡

警急節古曰忠被收捕即欲發兵反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肥姓賁名赫赫對門師古曰賁音赫乃厚饋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音千容反王怒曰女安從知之師古曰安從何由者也具道王疑與亂赫怒稱病王愈怒欲捕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音張戀反布使入追不及伐之謀恐仇怨妄誣之音於元反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不顯言其事布見赫以罪立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爲將軍召諸將問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阨豎子

欲反

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音大各反

書聞

師古曰聞於天子

上患之用陳平

朱祁傳年童
李模六年游雲
立時高祖即位
高祖不答更
稱王人
宋祁傳作於
會反

謀僞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音大各反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賊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賊計事賊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賊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張晏曰狡猾也師古曰此猶滑也黃石公王畧之言也由是日怨望居常鞅鞅師古曰鞅音於兩反志不從行師古曰朝見也從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師古曰朝見也從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音於兩反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

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師古曰言俱爲列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師古曰挈手謂執提之與步於庭數市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申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

耳何能爲汝陰侯勝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張晏曰往與前年同耳文相避也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勝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

無

疏分也

南面而

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

無

疏分也

無

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師古曰重輜重也音直用反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者謂布也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爲廢上計而出下計師古曰胡何也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于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文韻曰揣度也音初委反東擊荆荆主劉賈走死富陵師古曰縣名屬臨淮郡盡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師古曰二縣之間也爲二軍欲以相救爲奇師古曰不聚一處分相救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利殺口口善授謀新言莫出下計不計不盡立布取荆又敗楚歲与上過江并破之所撫今其德安撫之不來先言之

口果之或立葉
韓士萬言亦葉
更見布後名長
沙故立敵軍

宋祁曰高帝紀
作金矢
坡詩云子房
時度江入吳都
陳橫是必有節

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今別爲三
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
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蕲西會塗師古曰會音工外反塗音丈瑞反解在高紀地名也
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鄧展曰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
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隃謂布何苦而反師古曰隃音布曰謂布曰
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布走度淮數止戰不
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
誘布晉灼曰芮之孫回也師古曰據表云惠帝二年哀王回始立今此是芮之子成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僞與俱亡走越師古曰僞謂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師古曰鄖陽縣之出鄖音口堯反遂滅之封賁赫爲列侯將率封者六人

師古韻會通示

宗初所本嘉深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晉灼曰親父也綰之父與高祖父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咸陽也項籍死使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李奇曰其子也師古讀曰龔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爲群臣殷望也望怨望也讎音

共故懷王程因
宋祁曰浙川淮文
是冕紀之年

前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決及虜藏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爲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綰立六年以陳豨事見疑而敗豨者宛句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志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屬濟陰宛音於元反句音効

劉秦世果不知始不以得從按功臣表自芳號趙及破城卒封陽夏侯當是代漢子文曰趙初國趙子房

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已也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師古曰因趙而過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已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趙相周昌乃休告之假代

趙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下

案豨客居代者諸爲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主劫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爲豨所誣誤劫略者上自擊豨破之語在高紀初上如邯鄲擊豨師古曰如往也燕王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藏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爲然廼私令

私念長勝為不
令後知而委計
連和改反私念謂
雖爭長勝為
為遠之。
所為者言今
勿收雖爭長勝
矣。故曰本之文
人子下有亡子
不附本之文
佛下無亡子反下亦無失子

本附下更
附本之文
附本之文
附本之文

匈奴兵擊燕。縮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爲者。縮寤乃訴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師古曰間音居見反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久連兵母決晉。日使豨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計謀。久士辭蹟藏匿其人也閼音祕。謂其幸臣曰。兆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廼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泚。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

是上曰。縮果反矣。使樊噲擊縮。縮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侯恂幸上病瘻。自入謝師古曰瘻高祖與愈同。崩縮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縮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縮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縮孫它人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爲東胡王而封也。東胡烏丸也。。封爲惡谷侯。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

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之也。妻音。記而言錢錢之。皆類此。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廼遇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

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與之也。妻音。記而言錢錢之。皆類此。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廼遇

芮之將梅銷

師古曰：銷音呼亥反。

與偕攻折郿

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郡，音郎益。

反降之及項羽相王

李奇曰：自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

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

都郴師古曰：郴音朱，又音株。

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爲列侯項籍死上以銷有功從入武關故

德芮徙爲長沙主都臨湘一年薨

謚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師古曰：恭。

讀曰恭。

薨子靖王

差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主芮高祖賢之制

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劉備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子也。

師古曰：尋後贊文或說是也。

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

二人爲列侯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

齊東野語卷之三

車服王侯之類皆量度須令長安之令者皆亦一遵十八矣，實猶仍之長所適在之，乃立于耳。功而最完孰而最完孰此種性是人之亦然然之也。高祖廿二年以韓信韓王信實高陳師數趙，布盧織革金符反而矣。故然不反何考之其勢小功少故得全蓋賈誼義之芮也。

師古曰：甲令之書有甲乙之善教之傳當世人犯辟往以傳口之令辟先至而充之金固西

彭越黑布纏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徵一時之權變以謀力成功師古曰：徵也。音工，通反。要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至于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師古曰：以其不用詐力也。著于甲令而稱患也師古曰：甲者令篇之次也。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自漢作口

二十三



